

飛花新照

飛花

洗群著



國文叢書
藝文叢書

飛花曲

洗羣 著
茅盾 主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書叢藝文

飛花曲

著作者

洗

羣

主編者

茅

盾

發行者

國

訊

書

店

重慶張家花

園五十六號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初月十年二十三國民

時：

第一幕

——二十七年夏末秋初，某日傍晚。

第二幕

——第一景：二十七年夏末秋初，某日清晨。
——第二景：前景後三日之正午。

第三幕

——前景後二日之傍晚。

第四幕

——二十八年春，舊年除夕日傍晚。

——第一景：二十九年春，某日正午。

第五幕

——第二景：前景之當晚七時。

——第三景：前景後三日之清晨。

地：

第一幕——漢口市區內。

第二幕——戰區某地鄉間。

第三幕——戰區前線，新安城內。

第四幕——戰區某地城內。

第五幕——戰區某城郊外。

人：

小童——藝宜隊工友，男、十七歲。

趙容——藝宜隊隊員，男、十六歲。

甘文——又名杏珠，藝宜隊隊員，女、十九歲。

曾敏——藝宜隊隊員，女、二十歲。

郭峻海——藝宜隊隊員，男、二十一歲。

陳楓——藝宜隊隊員，男、二十二歲。

徐婉珍——藝宜隊隊員，女、十六歲。

殷繼業——藝宜隊隊員，男、二十三歲。

胡明志——藝宜隊隊員，男、十八歲。

張倫——藝宜隊隊員，男、二十三歲。

周潔——藝宜隊隊員，男、二十五歲。

葉華——藝宜隊隊員，男、二十二歲。

宋斌——藝宜隊隊長，男、二十七歲。

劉團附——×××師團附，男、三十餘歲。

李大姐——新安民衆，女、十八九歲。

楊二嫂——新安民衆，女、二十一、二歲。

姚縣長——新安縣長，男、三十餘歲。

王師長——×××師師長，男、四十餘歲。

衛士二人。

信差一人。

「赴」——藝宜隊諸人年齡係第一幕時之年齡。

——佈景見每幕開始時之說明。

藝宣隊，是一個隸屬於××抗敵總會的藝術宣傳團隊。他們主要的工作是演劇、唱歌、演講、出貼報；有時也兼做些慰勞征屬，慰勞傷兵和家庭訪問的工作。藝宣隊的隊長和隊員都是些青年小夥子；抗戰前，他們有的是大都市裏邊的演劇工作者，有的是鄉村小學的教員，有的是藝術學校的學生，有的是普通中學的學生。他們的年齡，最小的才十六歲，最大的也不過廿六七歲。

他們現在所住的是漢口市的一棟兩樓兩底的普通樓房。樓上兩間，作為男同志的宿舍和儲藏室；樓下兩間，臥室給女同志做了宿舍，堂屋是當做辦公室，工作室和隊長的臥室。

開幕時，正是下午五六點鐘。藝宣隊的晚飯已經吃過了。夏天，日間較長，六七點鐘還像是冬天的正午。

堂屋裏放着一兩張小長桌，和幾張凳子。右後方有一張小竹床，上面擱着一床薄毯。壁上貼着一些佈告，標語和隊訓之類的紙條。

飯後，同志們都在自己宿舍裏休息，堂屋裏就只勤務兵小童坐在門旁的一張矮凳上，一邊用芭蕉扇扇着風，一邊很認真地唸着一本「抗建讀本」。

他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鄉下孩子。到這個藝宣隊來當勤務兵，還只三個多月，鄉下孩子的神氣差不多完全沒有了。

他正在聚精會神地自修——認字。天真純樸的臉上，時而現出得意的笑容，時而又

換上吃力，痛苦的表情。

樓上男宿舍，偶而傳來斷續的救亡歌聲——有時一個人唱的，有時是幾個人合唱的

小童（以下簡稱童）：（低聲陰着）：抗戰到底：精誠團結：徹底：——（壞了，殲滅的「殲」字他不認識）：：：徹底：徹底：：（嗯呵了好半天，還是想不起。額上冒出了汗珠，眉頭緊鎖着，手死勁地揮着扇子）：徹底——：（仰起頭來想，想不出。閉上眼想，也想不出）：噢，這是個甚麼字呀？這——徹底甚麼呀？……

（樓上宿舍傳來幾個男同志合唱一支抗戰小調的聲音，歌聲之外，還有口琴，二胡，和敲茶杯臉盆的伴和聲。

（小童不認識那個「殲」字，正在發煩，這陣嘻皮笑臉的歌聲就像一羣亂叫亂刺的黃蜂似地，攪得他心亂如焚。）

童：（發煩地望着樓板，一瞪眼，一頓腳，嘴裏溜出一句新名詞）都是些——浪漫派！

（沒有用，樓上的歌還在繼續唱着。他氣得恨恨地扔下扇子，用手按在耳朵上，表示不聽。眼睛死釘在書本上，嘴裏喃喃地陰着。

（一會兒，從門外走進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學生來。這是一個面皮白淨，眉清目秀的斯文孩子，大眼睛，寬前額，羞羞答答的有點像女孩子。他穿着一套半舊的學生服，

戴了一頂寬邊草帽，手裏提着一口小皮箱，東張西望地又像是找人，又像是參觀這個屋裏的陳設。

（正發愁認不出那個字，這會剛好樓上的歌聲停止了。他放下兩手，拿起書，預備

出去請問別人。一抬頭，看見一個人的背影，他喜出望外地，也沒有看清來者是誰

一踢過去，用手一搬那人的身子，一手把書送到人家的面前）喂，這個字怎麼陰

法？

趙容（以下簡稱趙）：嚇了一跳，紅着臉，莫明其妙地望着對方）啊！——

（發現對方是個陌生人，趕忙收回書本，很窘地）……你是？——

（也呆地望着對方）……我不識？

（恢復了常態）你找誰？

（好半天才說出一句）——我找表叔！——

（以為來人是找錯了地方）我們這兒不是老百姓的住家，我們是藝宣隊。

我就是要找藝宣隊。

我們這兒沒有表叔！

啊，他是藝宣隊的隊長！

哦，你找隊長呀？（發現對方手裏的皮箱）你是從那兒來的？

趙：我是由重慶來的。

童：重慶？你是來加入的？

趙：唔。是你們隊長打電報叫我來的。

童：啊！（打量對方）你是……

趙：我叫趙容，你們隊長是我的表叔。

童：哦！打電報找我的，就是你呀？

趙：你知道就更好了！請你領我去見他吧。

童：他這會不在家，開會去了。（拿起桌上的一張通知，賣弄地唸）

時舉行聯席會議……

趙：請你領我到他臥室裏去等他，好不好？

童：這就是他的臥室。喏，（指竹床）那就是他的床。

趙：（看看這個屋）這就是他的臥室？

童：對了。辦公，睡覺，排戲，唱歌，都在這個屋裏。

趙：（有點失望）哦！……那麼，還有一位郭先生在家吧？

童：郭先生也出去了。他拆台去了！

趙：拆台？

童：我們昨天晚上演了戲的，今天他去拆佈景去了。

趙：（不覺笑了）還有一位曾小姐，曾敏，她在不在家？

童：……

趙：……

童：……

趙：……

童：……

童：曾小姐？——她在家的。

趙：她在那兒？

童：她在——

（門外突然衝進一位女同志來。她大約只十八九歲的樣子，臉很漂亮，身體也很豐滿；極富青春少女的魅力。她穿的是一件綢長衫，赤脚，膠底白網球鞋。進來時，滿面怒容，步子走得很快，一逕向女宿舍衝去。）

童：（見她進來，馬上退上去）甘小姐！甘小姐！

（她沒書理他，也沒有望他。）

童：（緊跟在後面）甘小姐，你看見曾小姐沒有？

甘文：（以下簡稱甘）：（在門邊，突然停住，霍地掉轉身來，氣沖沖地）我是你的聽差？

（你自己長了眼睛不會去看！）說完，扭身進門，拍地一聲，門關了。

童：（笑嘻嘻地一伸舌頭）噲！好大的氣呀！

趙：（既被她的美艷吸引住了，又被她的氣勢嚇唬住了，傻望着女宿舍的門）她是誰呀？

童：她是我們隊上頂會演戲的甘小姐！

趙：她叫甚麼？

童：她叫甘文。

趙：甘文！

● 她還有一個名字叫珠杏！杏花的杏——

趙：（搶過去說）珍珠的珠！

趙：晤，對了，珍珠的珠，這是她的學名。

趙：（目不轉睛地望着門，嘴裏低聲唸着）杏——珠！杏——珠！……

趙：（見他發獸，用手一拍他）喂，你在這兒等一下，我上樓去替你找會小姐去請回！

趙：啊！好，好，謝謝你！

（小童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趙容見他出去後，眼睛又移到女宿舍的門上。略停片

刻，才收回眼光。走至桌邊，隨手翻翻桌上的紙條書籍。然後又走過兩邊去，看牆上的

標語，佈告。草帽脫下來了，拿在手裏扇風。

（過了一會，門外有女人說話的聲音。他一聽就知道是誰來了。趕忙向中門迎去。

剛走兩步，忽然又退了轉來，翻翻眼，想出一個淘氣主意來——把皮箱和草帽藏在一邊

，自己找到一個角落裏蹲了下來。）

門外女聲：小童，他在隊長屋裏嗎？

童：（在外）他在隊長屋裏等你。——

（曾敏——一個廿歲左右的女孩子，穿了一套整齊的制服，滿面笑容地跑了進來。

她是一個身體很健康，性情很溫柔，非常懂事的女孩子。長睫毛，大眼睛，模樣非常聰

明。臉上常常帶着和藹的笑容；一口雪白整齊的牙齒常露在外面。她和甘文相反，皮膚

童：（在一旁）是不是？我不騙你吧！（又回到原處去看書）

曾：（親熱地）小弟弟，你甚麼時候到的？

趙：（還揮着手）剛到，一下船，我就找到這兒來了。

曾：那一天動身的？

趙：三號。（張景小語）……（望望文官會館門）劉劉，此路不會有冒冒失失此處並文

曾：你怎麼不先來一個電報？我們好到碼頭上去接你。

趙：來不及了！我一接到表叔的電報，馬上就買船票。上了船，我只急看開船，甚麼都

忘了。

曾：小鬼，還是那麼猴兒似的！

趙：你不知道，小姐姐，在重慶呆了一年，可真把我苦死了。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

親人！整天悶在那個鬼學校裏，死氣沉沉！我天天都想到你們！我想着你們在漢口

，或者在鄉下，一定是頂興奮地在做工作，演戲，唱歌；從早到晚，多麼有生氣，

多麼有趣味！我恨不得馬上長兩個翅膀飛到你們身邊，跟你們一塊生活，一塊工

作，一塊吃苦，一塊挨餓！……可是，表叔老是不叫我來！我真氣死了！

曾：你現在還氣嗎？

趙：當然不氣了！見着你們，我覺得我才是真的活着了！

曾：（摸摸他的頭）呵，小弟弟，三年不見，你長高多了！

趙：（歪着頭）我又大了一歲了！今年八月我就十六歲了！

曾：真像個小大人了！（頭微微一歪，小。）

趙：（得意地笑了）像大人了吧？……小姐姐，你也長大了！

曾：我嗎？（玩笑地）我老了！小弟弟變成了大弟弟，小姐姐自然就變成老姐姐了！

趙：（兩人相顧大笑）……

趙：表叔身體好嗎？

曾：比從前瘦了一點！精神還是很好的！

趙：每天晚上還是睡得很晚？

曾：沒有事，不寫文章，就睡得早一點。

趙：（笑嘻嘻地）你們比從前更好了吧？

曾：（故意地）甚麼？

趙：你跟表叔？

曾：（紅着臉）誰對你胡說的？

趙：小郭寫信告訴我的！他說你跟表叔……

曾：（打斷他）小鬼！別亂說！……

趙：（本來在看書的，突然說）你們聽……

（樓上傳來一個男人唱歌的聲音）

趙：對子，這是小郭的聲音。小姐姐，我們去找他去！

骨：不用去了，叫他到這兒來吧。小童，去找郭先生來，就說這位客人找他。

量：好。（剛到門口，又跑回來）我又忘了！他姓甚麼呀？

趙：我姓趙，我叫趙容。

量：哦！趙容！（唸叨着跑出）

會：「小弟弟，你吃過晚飯沒有？」

趙：沒有。

「怎麼？這麼晚到，船上不開晚飯？」

趙：開天和四點鐘就開了曉飯。是我沒有吃。我急看要上岸，吃過午飯，我就站在船邊。

會：上望，好奇地望見了泅渡關的鐘樓，我簡直喜得跳起來了，我拚命地叫——又到了

漢口又到了漢口了！同船的人都瞅着我直樂！

會：（笑着）傻孩子！呵，你坐一下，我出去買點東西來給你吃。

趙：（扭住她）不要買，我不想吃。

你怎麼能不吃東西呢？我去——

（門外一個又粗又啞的嗓子在叫小。）

「阿，小郭來了！」（急跑到門口）「唯！小郭，我在這兒呀！」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衝進一條黑大漢，他就是愛說笑話愛打架的大個子小郭。這小子雖然脾氣壞一點，可是入倒是滿坦白直爽的。很能做事，也很負責任。）

郭：（衝進門來，一把抱起小趙，非常親熱地）小趙！小趙！

趙：（緊攬着小郭）傻大個！傻大個！

曾：你瞧你們這兩個小孩子！

趙：（仍舊攬着小郭沒有放，笑着問）大個！你還是那麼結實？

郭：（仍舊緊抱着他，笑嘻嘻地像小孩子似地）—— 嗯！

趙：（如前）你還是那麼傻幹？

曾：（如前）—— 嗯！

趙：（如前）你還是那麼愛打架？

郭：（如前，聲音拖得更長）—— 嗯！——

（三人都大笑了。小郭與小趙攬得緊緊的。）

曾：（像大姐姐似地）好了！孩子們，放開手，安安靜靜地坐下來談談！

郭：（放下趙）小鬼！你爲甚麼早不叫我？

趙：你們那個小工友，說你出去了。

曾：小郭，你陪他談談，我去去就來。

趙：小郭，你別走！